

发力新能源 增添新活力

——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看中国经济新动能



去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优秀表现成为中国车市的一抹亮色。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产销量同比增长了102.7%和109.7%。中国新能源汽车迈向自主创新、展现品牌效应的新时期,大踏步跨入向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时期。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市场活力,更折射出中国经济蕴含的巨大潜力,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能源汽车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较快增长,产销分别完成127.05万辆和125.62万辆,同比增长59.92%和61.74%。

据了解,北京、上海、山东、辽宁、浙江、湖南等地都在计划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规划建设集

整车制造、研发、零部件、应用等产业链一体化的产业基地。

新能源汽车带动了造车“新势力”的蓬勃发展,一批互联网企业跨界造车也为我国汽车制造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今年上海国际车展上,琳琅满目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已稳居车展舞台“半壁江山”,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品牌、种类、功能和外观等方面不断刷新人们对以往中国制造的印象。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说,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均取得长足进步,并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支持体系。依靠创新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速提升,市场结构不断优化,消费热情逐步攀升。

新趋势催生市场新机遇

“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驶入‘快车道’,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市场‘爆发期’。”

比亚迪汽车董事长王传福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例证之一。

“汽车产业正在进入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场变局,因其涉及面之宽、影响范围之广,可以称之为‘汽车革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认为,汽车电动化是新一轮汽车革命的序幕,汽车绿色化、网联化、智能化和共享化趋势将充分释放未来汽车经济潜力。

随着5G等技术投入使用,带来的催化效应日益明显,加速了网联、智能化趋势与新能源汽车技术相融合。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杨学良表示,下一阶段汽车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将是吉利重点发力方向。

在深耕纯电动汽车的同时,中国车企也在不断探索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多年前,国内以北汽福田汽车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已开始自主研发氢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目前,福田汽车氢燃料电池客车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技术和性能日趋成熟。

北汽福田汽车欧辉客车副总裁秦志东表示,随着氢燃料电池电堆等核心技术的提升,氢气制造成本降低和加氢站的逐步普及,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大众生活,有望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点。

高质量发展加速释放绿色新动能

汽车产业对中国工业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汽车类”消费,更是我国居民生活主要消费支出之一。

中国汽车产销量十年蝉联全球第一,本土汽车产业发展持续加速,助力出行机动化,极大拓展了人们经济活动的半径,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步。

业内普遍认为,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中高速增长后已进入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尽管去年以来我国传统燃油汽车产销放缓,但汽车的性能并没有过剩。在市场变局中,“危”和“机”往往共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产业重点。

加快科技创新,加速释放汽车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新动能,这样的改变正在上演。在湖南长沙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检测区内,一辆辆“没有司机”的汽车,在随车安全员的监管下,沿着预定的路线平稳通过红绿灯路口,变道、转弯……这是未来出行的雏形,也是汽车产业革命引领未来城市智慧变革的缩影。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节能减排政策的引导以及绿色消费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持续释放绿色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高亢、安娜】左上图: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总部,“云轨”列车在运行调试中(2018年11月30日无人机拍摄)。

李克强24日至25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落实减税降费,完善金融服务,促进企业郁郁葱葱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

浙江坚持“五抓”扎实推进光荣牌悬挂工作——

让“光荣之家”享受荣光

■何先锋 徐舜 宋芳龙

举行悬挂光荣牌仪式、军地领导带队走村入户上门悬挂、敲锣打鼓营造社会尊崇氛围……5月中旬,笔者从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该省悬挂光荣牌工作已圆满完成。

去年8月底,浙江省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全面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联动,通过推行“抓保障夯实基础、抓采集精准悬挂、抓时机主动服务、抓仪式彰显荣誉、抓典型弘扬正能量”等“五抓”措施,建立悬挂光荣牌长效机制。省政府和省军区抽调工作人员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程督导;各地建立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各级政府统筹推进、有关单位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人员力量、工作部署、经费保障等无缝衔接;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等积极参与。

与此同时,该省印发《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执行悬挂光荣牌制度,全面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为促进工作落实,他们将“完善光荣之家制度,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悬挂工作列入省政府部门重点工作绩效目标考核。

“光荣牌虽小,分量却不轻。悬挂‘光荣之家’光荣牌,仪式感很重要。”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省各地创新方式方法,确保悬挂工作落实到位;衢州市开化县举办退役老兵光荣返乡暨悬挂光荣牌仪式,结合中小学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有礼貌少年”寒假实践活动,组织学校师生代表和社区干部为优抚对象悬挂光荣牌;嘉兴平湖市拍摄《我是老兵》等公益类微视频,营造人人关心退役军人氛围……

“小小一块光荣牌,体现的是党和国家赋予军人家庭的政治荣誉。”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们投入专项经费完成170万余块牌匾生产任务,设立3万余个信息采集点,为140万余人采集信息,集中举办5700余场悬挂仪式,实现“应挂尽挂”。为浙江135万户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增添一份喜庆和荣耀,营造了心系国防、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国传统医学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田晓航)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25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标志着中医药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记者当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已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名片。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和组织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挨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摔倒在也不在意。

“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

2012年4月,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肿胀,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医生最后诊断,必须高位截肢。“不截行吗?”

“您腿还是要命?”“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截了肢怎么干啊!”“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事要做?”“我虽然离休了,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我认识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帮上不少忙呢……”

“战争年代腿都没了,没想到平时时期腿掉了!”从手术台上下来,张富清暗自伤感,“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不干了,还要拖累子女?”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张富清依然乐观,未露半点消极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张富清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血,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经过近一年锻炼,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楼下楼,上街买菜,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说起张富清“不给组织添麻烦”,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

“去年,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手术前,我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李甘霖说,“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选了同样价位的。”

“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就选了。”张富清说,“我都休息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无论做任何事,张富清总是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从他读的书、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他虽居陋室,却视野开阔、格局很大。他的心,紧贴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

公仆情怀

(上接第一版)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 he 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委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

驻村,“比打仗都难”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虚。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很多群众几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穿,“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3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的多,可刚开始,社员并不欢迎他。他们认为张富清是“区里来的干部”,干不了农活,是来添乱的。他组织生产,有人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没力气干活。”

张富清琢磨着:要打消社员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

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分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打扫院子、挑水……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队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事,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春风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他和他们,“已如土地和庄稼”

十年浩劫,张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挨过整,虽然已年过半百,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去驻村,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77年,国民经济好转,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路,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上任时,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

修路时,张富清一直守在那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他说:“修路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

冬季农闲,是修路的好时机,但空气湿冷。为加快修路进度,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动员。

每天天刚微亮,他就起床,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哪里难修,他就赶到哪里。

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农具开山挖土,靠肩挑背驮运石头,修路基。碰到巨石,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节省着一点点炸。

施工强度高,粮食却很少。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顺口溜”:“早上浑个,中午剃一剃,晚上现场和”,意思是一天三餐都是吃土豆。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路终于修通了。虽然是条泥土路,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

那些年,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尤其是桐油,“浓度高,色泽金黄,粘之可扯成丝”。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却“吃”错了方向,没用好这棵“摇钱树”。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经验,办起林场。此外,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

两年后,汗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

1979年夏,随着一纸调令,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离开大山,回县城任职。消息不胫而走,群众依依不舍。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一时间,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公社连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不要来人太多。

即便下了通知,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开门,仍满眼是人。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着吃的东西……

令他泪湿双眼的,何止这一次!当年,他被打倒,停发工资,断了生活来源,但早上一开门,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悄悄送来,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谁送的。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20年间,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

